



# 沉香如屑

上

苏寞

著

爱情就像是一场悬疑之旅  
相知相近未必相亲，相逢相识未必是缘



# 沉香如屑

上

苏寞  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香如屑：全2册/苏寞著. —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2013.9

ISBN 978-7-5500-0688-1

I. ①沉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言情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41055 号

### ● 沉香如屑 (全2册)

---

策 划/千喜鹤文化

作 者/苏 寞

责任编辑/王俊琴 胡志敏

特约编辑/孙景丽

装帧设计/荆棘设计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/38 字数/530 千字

印 刷/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500-0688-1

定 价/58.00 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 05-2013-210

出版发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：330006

电 话：0791-86895108

网 址：www.bhzw.com

# 目 录

## 上册

- 楔子 1
- 第一章 鱼汤和棺材 2
  - 第二章 一具棺材一个坑 9
- 第三章 赌局和小狐狸 15
  - 第四章 日行一善 22
- 第五章 天师唐周 30
  - 第六章 逃跑与反逃跑 36
- 第七章 墓地与干尸 43
  - 第八章 听鸟语的少女 50
- 第九章 墓地中的娘娘 56
  - 第十章 又入险境 62
- 第十一章 富商沈家 67
  - 第十二章 疑云重重 73
- 第十三章 沈家姊妹 80
  - 第十四章 死胡同 86
- 第十五章 真相假相 93
  - 第十六章 谜题背后 100
- 第十七章 七曜神玉 107
  - 第十八章 最后的线索 114
- 第十九章 线索中断 122

- 第二十章 棋局 129
- 第二十一章 神器现世 137
- 第二十二章 西南之行 143
- 第二十三章 采药人 150
- 第二十四章 山神 157
- 第二十五章 镜湖水月 165
- 第二十六章 昆仑神树 172
- 第二十七章 血雕 179
- 第二十八章 尸蹩 186
- 第二十九章 洛月 193
- 第三十章 三界三生 200
- 第三十一章 画像 207
- 第三十二章 诅咒 214
- 第三十三章 浮云寺 221
- 第三十四章 未开锋的剑 227
- 第三十五章 魔相 233
- 第三十六章 前尘往事 239
- 第三十七章 尽头 245
- 第三十八章 一点尾巴 252
- 第三十九章 第三件神器 258
- 第四十章 生死场 265
- 第四十一章 冥宫和鬼尸 271
- 第四十二章 冥宫 279
- 第四十三章 情缠 285
- 第四十四章 回程 290
- 第四十五章 邹澜山境 296
- 第四十六章 眼里眉间 302

## 下册

- 第四十七章 四叶菡萏 309
- 第四十八章 一切俱是缘 314
- 第四十九章 重逢 320
- 第五十章 悬心崖论法 326
- 第五十一章 地涯和昆仑神树 332
- 第五十二章 情思劫（上） 338
- 第五十三章 情思劫（中） 343
- 第五十四章 情思劫（下） 349
- 第五十五章 当时惘然 354
- 第五十六章 七世轮回 360
- 第五十七章 夜忘川 365
- 第五十八章 身份成谜 371
- 第五十九章 死胡同 377
- 第六十章 峰回路转 383
- 第六十一章 冥宫和鬼门 389
- 第六十二章 梨园戏班 395
- 第六十三章 戏班杂事 401
- 第六十四章 南都行 407
- 第六十五章 花精一族 414
- 第六十六章 邹阑山主 419
- 第六十七章 余墨 425
- 第六十八章 讨好的办法（上） 432
- 第六十九章 讨好的办法（下） 438
- 第七十章 倒叙的尾巴 445
- 第七十一章 昔时年少（上） 450
- 第七十二章 昔时年少（下） 457
- 第七十三章 犹似故人归 464

- 第七十四章 沉香如屑 471
- 第七十五章 情至 477
- 第七十六章 菡萏之心 483
- 第七十七章 新的开始 489
- 第七十八章 朝夕 495
- 第七十九章 七夕（上） 504
- 第八十章 七夕（中） 511
- 第八十一章 七夕（下） 516
- 番外之一 天师和驱鬼 521
- 番外之二 端午特别篇·余墨、粽子和鱼 527
- 番外之三 乾坤纪 555
- 番外之四 长明灯 566

## 楔子

寂寂空庭，一炉沉香如屑。

他站在雕花窗格之前，微微仰起头，任微风轻拂脸颊。他的脸已经被毁去一半，从下巴到左颊俱是灼伤，已然结痂。他听见身后有轻盈的脚步声传来，伸手在窗边摸索着，不太灵便地转身：“你来了。”

他的双眼已经看不见了。

微风轻拂，挂在窗格上的风铃又开始叮当作响。

“我原来以为目不能视物会很痛苦，现在却知道不是这样的。”他缓缓笑了，高贵、矜持却又有股坚定，“我还可以用手去摸，用耳去听，用心去看。庭院里的莲该是开了吧，我闻到风里有淡淡的菡萏香，听到叶子被风吹动发出沙沙声，有水滴从叶子上滑落下来，还有你。”

他慢慢抬起手，语气轻柔：“让我摸摸你的脸，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模样。”修长的手指仔细摸索了半晌，嘴角勾起一丝清淡的笑，“若是有一日我又能看见，我一定可以马上认出你来，然后……”

然后，我要去找一个人，一个很重要的人。



## 第一章 鱼汤和棺材

雪后初晴。天边的夕阳红彤彤的，犹如火烧一般，映得江边薄雪也呈淡淡红色，煞是好看。

胡满脚步蹒跚，在雪地中踟蹰而行，所过之处留下一串鲜血。他是个恶名昭著的江洋大盗，却在踩盘子的时候遭了算计，落得这副狼狈不堪的下场。他长长叹了口气，撕下一块衣摆，蹲下身把脚底包上。被人围追三天三夜，脚下的那双软缎鞋子早被山上的荆棘砂石磨破，双足冰冷疼痛，怕是冻伤了。

他既渴又饿，慢慢往江边走去。这个时令，要捉到一尾鲜鱼恐怕不太容易，但是对他这样功夫不弱的大盗来说，却也不太难。他摸摸衣袋，身上只有一块汗巾，几块碎银子，却没有火折。

没有火折，就意味着他即使捉到鱼，也只能生吞活剥。换在平日，他是绝对不肯受这种苦的，可是在饥寒交迫犹如丧家之犬的时候，他的眼中反而泛起几丝求生的光彩，他已经顾不得了。

胡满踉跄着走到江边，正要除掉外袍往水里走，忽听水声轻响。二十几步外的芦苇丛中露出半截船身，一个淡绿衣衫的女子正跪坐在船尾，将一块手巾浸在江水中，又捞起来将水拧干，衣袂拂动之间，露出一双皓白的手腕。

胡满双眼发亮，警觉地看了看周围。那些围追他的人已经被甩掉了，这荒郊野外，兰溪江上，再无人迹。他弓着腰，慢慢向小船靠近。那个跪坐在船尾的女子丝毫没有察觉到有生人接近，又从身后的木盆里取出一件外袍，放入江中洗涤。

这件外袍显然是男子穿的。胡满脚步一顿，看着小船，似乎想隔着木板看出里面还有什么人。刀口舔血的日子越长，人也越是谨慎，唯恐

出一点差池。他想起江湖上的传闻，似乎就有那么一位年轻公子曾出没荒山野地，身边女侍美貌如花，带着琳琅金玉，饮酒用银杯玉盏，唯恐别人瞧不出他们出自富豪之家似的，立刻就有江湖上最出名的大盗跟上他们。这大盗是出了名的杀人如麻、狡诈凶残，不知多少江湖豪客死在他的手上。那个大盗的尸首最后被人在一条山涧中找到，双目圆睁，面部扭曲，只有眉心一点伤痕，除此之外，身上就再没有伤痕了。

胡满想到这里，顿觉全身发冷，再不敢挨近小船。

忽听船舱中传出几声咳嗽声，一个男子虚弱的声音透了出来：“颜淡……咳咳，颜淡你进来……”

那个淡绿衣衫的女子闻言连忙站起身，立刻撩起船帘进了船舱。而在船帘掀起又垂下的瞬间，胡满已经闻到一股让人直咽口水的香气。这股香气，对于饥肠辘辘的人来说，是多么有诱惑力。

他心下一横，壮着胆子走过去。正好那个叫颜淡的女子又从船舱中出来，看见有个浑身肮脏、凶神恶煞的陌生人走过来，吓得往后退了一步，语声颤抖：“你是谁？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胡满立刻满脸堆笑：“姑娘别慌，我是个商旅人，路上遇到天杀的狗强盗，被抢去了身上货物，同伴都被强人给害了，只有我跑了几个山头才逃到这里来。”这句话倒不是全然撒谎，他身上值钱的东西的确都丢了，亡命似的翻过三座山头才把人甩掉。

颜淡眼中清澈，露出几分同情之色，微微一笑：“我还以为你是坏人呢。”吴依软语，颜色清丽，一笑之后更增丽色。

胡满心头发痒，又上前一步，长揖到地：“我逃难到江边，已经饿得走不动了，姑娘生得这样美貌，心肠一定很好，不知道能不能施舍我些饭吃。”

颜淡摇摇头，满是歉然：“我做不了主的，这得问过我家公子。”她转过身，小心地撩起一角船帘，生怕外面的冷风吹进去似的，“公子，外面来了位商老爷，他说遇上强盗，已经好几日都没进食了，可以让他进来坐一坐么？”

只听船帘那头传来一个声音，就和先前说话的虚弱男子的声音一样：“外面风冷，让他进来吧。”

颜淡转过头微笑道：“请进来吧。”她撩起船帘，让胡满进去。胡满目力甚好，只一眼就看清这双皓白的手生得好看，指尖柔软，绝不是练过武的手，甚至连重活都没做过。船舱中，一个年轻俊秀的男子裹着毛毯靠在软垫上，脸色苍白，颊上还带着点病态的淡红，有气无力地一拱手：“请坐。在下重病在身，就不起来行礼了，失礼之处，请莫怪罪。”

胡满心中大喜，脸上却是不动声色：“公子客气了。”他已是精疲力竭，只怕要休养两三日才能缓过来，可船上除了一个柔弱少女，便是一个重病在身的公子哥，等他吃饱喝足，三两下就能将人轻易制住。

颜淡搬来一个软垫，请客人坐下，方才去照看角落里那只热气弥漫的砂锅。胡满坐在垫子上，闻到砂锅里浮起的香气，腹中更饿，只有忍着：“两位怎会在这荒郊野外落脚？这一带颇为不安定，附近响马山寨不少，这真是太危险了，唉唉。”

那位年轻公子坐正了身子，一派斯文儒雅：“在下见这里雪景甚好，便租了小船想在江上小住几日。响马什么的倒是没见过，却不能枉费了仁兄这般好心提醒，我们二人过了今晚便离开。”

胡满一眼瞧见对方束发的白玉簪子，通透无瑕，光泽温润。他经手的金银财宝不少，一看便知道这支簪子价值不菲。这样一个年轻的富家公子哥跑来荒山野外赏雪，想来也是一介酸腐书生，出来作几首小诗念几句酸词。他心里这样想，面上却装出一副钦佩的神情：“这样的雪景，也只有公子这样的雅人才能欣赏。不知公子大名，我这次脱险，回去一定为二位供起长生牌位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只听颜淡“扑哧”一笑，只是一见自家公子看过来，连忙一吐舌头，竖起食指在唇上一点，三分俏皮七分乖巧。那年轻公子转过头来看着胡满，淡淡道：“在下余墨，这点小事，仁兄不必记在心中。”

胡满将余墨的名字念了几遍，确定江湖中没有这号人物。

外面的夕阳完全淡下去了，暮色渐浓，寒风呼啸。而船舱中的火盆

烧得正旺，温暖如春，安宁祥和，完全感觉不到外面的寒冷。

颜淡拿起两块沾水的麻布，叠成厚厚的两块裹住手，将热气腾腾的砂锅端到矮桌上。只闻得香气扑鼻，砂锅犹自滚沸，冒着白泡。

这是一锅鱼汤，炖得已有些火候，汤都微微泛白，鱼身白腻，犹如凝脂。

胡满不由咽了咽口水。只见颜淡取了碗筷来，先舀了一碗，连同里面的一条鱼，放在他的面前：“请用。”然后再用勺子舀了半碗汤，跪坐在余墨身边，慢慢地吹着热气。

胡满两下三下便将一碗汤都喝了个精光，连鱼刺也顾不得，风卷残云一般把鱼肉也啃干净了。食物下肚，终于不再腹中空空，他满足地长吁一口气。

而余墨却一口也咽不下去。颜淡舀出一小勺鱼汤来，耐心地吹去了热气，送到他嘴边。他还没咽下，就掏心挖肺地一阵咳嗽，将鱼汤全部都咳出来。颜淡看来也是慌了，抬手在自家公子背上不断轻抚，语音温软：“公子，你若是不想吃，就不要勉强。等下你有胃口了就叫我，我再煮过。”

余墨点点头，靠在软垫上不说话。

颜淡又舀汤给胡满，低声道：“我家公子身子不太好。”

胡满接过碗：“身子调养调养就会好，只是这个福气，是别人求不来的。”他眼珠一转，心中已打定主意，这个病弱公子哥肯定是留不得的，反而是这个少女，俏皮可爱，温柔体贴，还有一手好厨艺，抓回家当小妾也不错。

用过晚饭，胡满突然道：“我在这里又吃又喝的，没什么可回报两位的，不如就讲一段故事出来听听。”

颜淡微微一笑：“好啊，我最爱听故事了。”余墨裹着毛毯靠在软垫上，一言不发。

胡满要说的故事是近来江湖中流传甚多的，也是最后一次试探对方，只要是江湖中人，绝不会没听说过。

“这个故事发生在青石镇上。一个穷小子，老爹死了，家中又没钱，只好拉到乱坟岗胡乱埋了。那穷小子还有些孝心，觉得把老爹扔在外面，尸骨可能会被附近的野狗啃掉，于是用铁铲挖了个坑。挖着挖着，突然听见咔的一声，只见土里有个亮闪闪的东西。你猜是什么？”胡满故作神秘，见颜淡摇了摇头，又接着说，“那是一只金子做的杯子，已经扁了一块。穷小子跳下土坑，用手往下挖，不多时就挖出几块蝶形的玉璧来。他没见过值钱的东西，但是那些玉，就是毫不识货的人也能看出可以换不少银子。他捧着这些宝贝跑回家，连老爹的尸首也不管了。他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就在镇上传开了，也渐渐传到别的地方去。不少人闻风而来，想找那个穷小子问话，推门进去却吓了一跳。你猜这又是怎么了？”

颜淡还是摇头：“猜不出。”

胡满抬手在桌上一拍，灯影跳了一跳：“那个穷小子已经死在自己家里，双目突出，脸色发紫，像是受了什么惊吓。他的尸首已经烂了，上面有尸虫爬来爬去，而他手中还握着那些从乱坟岗挖出来的宝贝。那些找来的人就把他手上的玉璧拿走了，可是不出几日，又全部死了，死状都是一模一样。”

颜淡脸上露出几分害怕，连一直半躺着的余墨都微微睁开眼。

“这就像是瘟疫，凡是碰过这玉的，都会死。终于，青石镇来了一群本事很大的人，他们一直找到乱坟岗里的古墓，闯了进去，只见古墓中间摆着一具棺材。这棺材很厚，木质也很好，还镶着金银。光是棺材就如此了，里面陪葬品的价钱更是可想而知了。那群人撬开棺材，只见里面躺着的女子貌美如花，竟是活生生的一个人。”胡满说到这里，语气也有些颤抖，“那女子突然跃起，手指插进领头那人的心口，将一颗血淋淋的心挖了出来。那人双目突出，脸上惊恐，连反抗都没有就死了。剩下的人立刻转身逃跑。回去一点人数，发觉还少了几个，但是再也没胆子去乱坟岗了。”

颜淡听得害怕，往余墨身边缩。余墨轻拍她的肩，低声安慰：“朗朗乾坤，天地正气，世上哪里有什么鬼怪？这个故事也是传出来的，越传越走样，别去相信。”这两句话说得甚是书生意气。

胡满只是一笑，没有反驳。

过了一阵子，颜淡突然道了句：“哎呀，我忘记把外面洗好的衣衫拿进来烘干了。”她站起身，急急往船尾走去。胡满就是看见她在外面的洗衣裳才找过来的，心中暗笑她粗心大意，又觉得不精明的女子比较可爱。而余墨闭上眼，躺下不动了。

胡满看见时机到来，拔出袖中的匕首，慢慢走到余墨身边。

角落里的火盆烧得正旺，通红的火光映在躺在软垫上闭目养神的年轻公子脸上，更显得俊秀非凡。胡满突然扑过去，用手掌捂住了他的嘴，手中匕首高高抬起。只见余墨睫毛轻颤，慢慢睁开眼。

旭日东升，江边的薄雪化为水滴。

兰溪江上还浮着几片薄冰，江上小船正顺流北上。

一位年轻俊秀的公子负手站在船头，仰头闭目，襟袖翩飞，周围山峦正不断后退。他睁开眼，一双眸子竟是红色的：“你收拾好了没有？马上就要到岸了。”

只见船帘一掀，一个淡绿衣衫的女子走了出来，手上端的木盘盛了不少事物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别催我。”她低下身，将手上的东西全部丢进江中。木盘顺着水流飘走了，匕首扑通一声沉入水底，水面上只浮着一套脏兮兮的男子衣衫，还有一只装着烂泥枯叶的紫砂锅。

“那人看来也是饿坏了，连树叶烂泥都吃得津津有味。”她嘴角带笑，仰起头看着身边的年轻公子。

“你明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还敢端过来喂我，你的胆子可越来越大了。”他闭了闭眼，待睁开时眸子又变得漆黑，“我看你又不安分了吧。”这话是笑着说的，语气也不怎么像威胁。

颜淡微笑着：“那个凡人心术不正，满身血腥，这么肮脏的精魄

你都敢吃。树叶烂泥可比它干净多了。”

余墨回味了一阵，点点头：“的确不太干净。不过聊胜于无，太纯净的精魄吃了会遭天罚，我还嫌命太长？”他眯起眼，一脸满足，“你就想着，这是在日行一善。委屈自己，造福天下，还有什么不能忍的？”

颜淡默然许久，还是忍不住说：“你这鱼精脸皮真厚。”

余墨看着她，半开玩笑说：“这有什么不好？再说了，鱼和莲本来就是一对。我若是脸皮厚，你也一样。”他抬手一指，但见前方山峦辽阔，崖边兀鹰盘旋，最高的山峰上还覆盖着皑皑白雪，“我们到家了。”

## 第二章 一具棺材一个坑

喀纳什尔，又称镞阑山，在古语中是漠北之璧的意思。

镞阑山外，是一片广袤大漠，常年风沙肆虐。山中却又是另一番光景。彼时镞阑山中的雪还未化，刚长成的幼鹰被雄鹰推下山崖，拼命拍打着翅膀飞起来；毛绒绒的小松鼠在松树中探出个头，黑漆漆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周遭；胖胖的小老虎在雪地里打滚，不一会儿便被虎妈妈叼着拖回窝去。

真正的漠北之璧，却是山脉中的一处山谷。

余墨抬手在横亘在眼前的巨大古树上一印，粗壮的树干竟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手印。只听隆隆几声，树上的积雪纷纷掉落，树干中心出现一个甬道。他一拂衣袖，径自抬脚往里走。颜淡跟在他身后，也走了进去。

两人在漆黑无光的树洞里转了几转，眼前忽然一亮，明媚的日光一下子刺得他们睁不开眼：目之所及俱是繁花似锦、绿草如茵、湖光粼粼，拂面而来的熏风和煦，山谷外边的料峭春寒似乎对这里没有一点影响。

余墨微微眯起眼：“还是家里好啊。”

颜淡左右看了看，奇道：“往常这个时候，丹蜀肯定会在这里等我回来讲故事给他听，怎么今日不在？”

余墨嘴角微动，还没说话，只听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喊，一团东西从山头上滚下来，手脚并用地爬到两人的面前，涕泪横流：“棺……棺材！那边有棺材！山主，呜呜呜，好可怕……”那是一个头上还长着耳朵、屁股上拖着尾巴的孩童，红通通的、苹果一样的脸蛋儿，身上穿着的衣裳却是胡乱绞成了一团挂着。

余墨皱眉：“紫麟山主呢？”

“紫麟山主不见了，山主的房间里有棺材，呜呜呜……”



余墨一把拎起他的衣领，往颜淡手中一塞：“让这个小鬼马上闭嘴！”

颜淡在他头顶的柔软耳朵上挠了挠，柔声细语地哄着：“丹蜀乖，丹蜀不哭。我来告诉你一个关于紫麟山主的大秘密好不好？”

丹蜀耳朵一动，还是泪汪汪的：“什么秘密？”

颜淡轻摇手指：“你知道威风凛凛的紫麟山主的真身是什么吗？”

丹蜀果真被勾起了好奇心，身后大尾巴一摇一摇的：“是什么？”

颜淡微微笑了，还是柔声细气的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再哭了呦。等一下余墨山主还要带我们去看棺材，你再哭，他会生气的，一生气就罚你一辈子看管那具棺材。”

丹蜀打了两个寒颤，忙摇头道：“我不哭了，保证不哭。山主你千万别让我去看管棺材！”

余墨不可忍受地闭上眼。

颜淡摸摸丹蜀的头，低声道：“悄悄告诉你，紫麟山主的真身是一只山龟，埋在土里都看不出的那种。”

“噗——”丹蜀破涕为笑，忙伸手捂住嘴，大眼睛骨碌碌转了几转。

余墨轻叹一声，心中默念三遍“紫麟我对不住你，居然让别人知道了你的惊天大秘密”，方才道：“我们去紫麟那边看看。”

卧房正中摆着一具棺材，质地是极好的杨木，棺木很厚，敲下去没有声响，棺材上还立着一只雕刻精致的鹰头狮身镇棺兽，正朝向他们。

铺在地上的砖头已经被撬起好几块，露出底下的黑土。

这具棺材有一半被埋在黑土里。

丹蜀不停地往颜淡身后蹭，企图将自己缩到最小，突然衣领一紧，被拎到最前面。颜淡掸掸他的大尾巴，鼓励道：“不要怕，不过是一具棺材而已。”

余墨二话不说，走上前仔细看了看，从旁边的兵器架上抽出一把短刀，顶在棺木接缝处，稍一用力，就有杨木屑掉下来。